

醫
西

說

四

醫說卷第三

神方

夢獲神方

虞雍公并甫紹興二十八年自渠判守召至行
在憇北郭外接待院因道中冒暑得泄痢疾連
月重九日夢至一處類神僊居一人被服如仙
官延之坐視壁間有韻語藥方畫紙其詞曰暑
毒在脾濕毒連脚不瀉則痢不痢則瘡獨煉雄
黃蒸餅和藥甘草作湯服之安樂別作治療醫

醫說卷第三

家大錯夢回尚能記即錄之蓋治暑泄方也如

方服遂愈

夷堅志

夢藥愈眼疾

饒州民郭端友精意事佛紹興乙亥之冬募衆
紙筆緣自出力以清旦靜念書華嚴經期滿六
部乃止癸未之夏五部將終忽兩目失光翳膜
障蔽巫醫針括皆無功自念唯佛力可救次年
四月悔誓心一日三時禮佛觀音愿夢中賜藥
或方書至五月六日夢皂衣人告曰汝要眼明



用獺掌散熊膽丸則可明日遣詣市藥但得獺
掌散點之不效後於道藏獲觀音治眼熊膽丸
方舉室驚喜即依市藥旬日乃成服之三十餘
日藥盡眼明至是年十月平復如初即日接書
前帙感靈應特異增為十部乃止今眸子瞭然
外人病目疾者服其藥多愈藥用十七品南熊
膽一分為主黃連蜜蒙花羌活各一兩半防已
二兩半草龍膽蛇蛻地骨皮大木賊仙靈脾皆
一兩瞿麥旋腹花甘菊花皆半兩麩仁二錢半

醫說卷之三

麒麟竭一錢蔓青子一合同為細末以羯羊肝
一具煮其半焙乾雜於藥中取其半生者去膜
爛研入上件藥杵而丸之桐子大飯後米飲下
三十元諸藥收治無別法唯木賊去節麩仁用
肉蔓青水淘蛇蛻灰云

嘉堅志

觀音治痢

李景純傳有一婦人久患痢將死夢中觀音菩
薩授此方服之遂愈用木香一味細末米飲調

服
草本

人參胡朮湯

洪輯居深陽縣西寺事觀音甚敬幼子佛護病
痰喘醫不能治凡五晝夜不乳食證危甚又呼
醫杜生診視之曰三兒成抱病如此雖扁鵲復生
無如之何爾輯但憂泣辨凶具而其以嘗失孫
恚悴尤切輯益窘懼投袂請禱於觀音至中夜
妻焚一婦人自後門入告曰何不服人參胡桃
湯覺而語輯洒然悟曰是兒必活此蓋天士
垂教尔急取新羅人參寸許胡桃肉一枚不暇

剝治煎為湯灌兒一蜺殺許喘即定再進遂得
睡明日以湯剝去胡朮皮取淨肉入藥與服喘
復作乃只如昨夕法治之信宿乃瘳此藥不載
於方書蓋人參定喘而帶皮胡朮則斂肺也予
以淳熙丁未四月有痰疾之撓日晚對上宣諭
使以胡桃肉三顆生姜三片臨卧時服之果只
飲湯三兩呷又再嚼挑姜如前數且飲湯勿行
動只就枕既還玉堂如息指敬服旦而嗽止痰
不復作輯之事亦類此云志已

癰癤

穀道外腎之間所生癰毒名為癰癤醫書所不載世亦罕有知者初發唯覺甚痒狀如松子大漸如蓮實四十餘日後使赤腫如胡菹遂破若破則大小便皆自去此不可治也其藥用橫紋天甘草壹兩截長三寸許取山間東流水一天盪井水河水不可用以甘草煎水文武火慢炙不可性急須用三時以水盡為度擘視草水中潤然後為透却以無灰酒兩盪煮俟至一半作一服溫服之初未便效驗二十日始消未破者不破可保安平雖再進無害興化守姚康朝正苦此癰衆醫拱手兩服而愈

神授乳香飲

吳大昔以泥補葺善神後曰結屋墜梯折傷腰勢殊亟夢神來云汝昔嘗救我不敢忘授以乳香飲其方以酒浸虎骨敗龜黃耆牛膝草蘇續斷乳香七品覺而能記只喚子買藥敬而服之一旬愈

已志

夢張王藥愈癰

時康祖為廣德宰，事張王甚敬，舉家不食豬。後授溫倅，下體抱疾，小愈，左乳復生癰，繼有胸臆間結核，其大如拳，堅如石，荏苒半載，百藥皆不能施。已時舉掣臂腋，徹于肩，痛楚特甚。亟禱王祠下，夢聞語曰：「若要安，但用姜自然汁製香附，服之可也。」夢覺呼其子檢本草視之，二物治證相符。訪醫者張楫亦云有理，遂用香附去毛，姜汁浸一宿為末，二錢米飲調，才數服，瘡膿流出。

腫硬漸消，自是獲愈。庚志

救疫神方

靖康二年春，京師疫氣大作，有異書一方於齋舍。凡因疫發腫者，服之無不效。其方：黑豆二合，炒令藥熟，甘草二寸，炙黃，以水二盞煎其半時，時呷之。同上

治吐血

秀州進士陸迎，忽得疾，吐血不止，氣蹙驚顛，狂躁跳躍，雙目直視。至深夜，欲投戶而出，如是兩

夕諸醫通用古方及草澤單方極療不瘳舉家
哀訴所事觀音夢授一方但服一料當永除根
本用益智一兩生硃二錢青皮半兩射香一錢
研細末灯心湯調陸覺取筆記之明日治藥病
隨手而愈

呂真人治目疾

江陵傅氏家貧鬻紙為業性喜雲水見必邀迎
小閣塑呂僊翁像朝暮焚香敬事甚謹雖妻子
不許輒至一日有客方巾布袍入共語曰適有

百金邀傅飲傅目昏多淚客教用生地黃切焙
搯去目及閉口者微炒三物等為末蜜元桐子
大五十元藍米飲空心下傅如方治藥不一月
目明夜能視物享壽八九十耳目聰明精力如
少年

辛志

驚風妙藥

趙周士之子三歲忽驚風掣癇體如反弓藥不
納乳食四肢盡冷衆醫莫能措手族弟善信來
云邑主簿李慶藏一方療此證如神急求併力

治藥才合就便以擦見齒少頃作噦咳聲手稍轉動自夜至旦灌兩餅從此平復趙焚香設誓將終其身以施人名蠲稍餅子用赤足金蜈蚣一條蠲稍乳香白花蛇肉朱砂天南星白姜秦各半兩射香三錢凡八味砂乳香別研蛇酒浸去皮骨取淨南星煨熟蚕生用與蜈蚣五者為末別研三者和均酒糊元捏作餅徑四分煎人參或薄芴金銀湯磨化一粒周脾以下者半之全活小兒不可記

治內障羊肝元

治目疾用黃連多矣而羊肝元尤奇特異用黃連一兩白羊子肝一具去膜用沙盆內研令極細衆手為元桐子大每服以溫水下三十元連作五劑但是諸目疾及翳障青盲皆治忌猪肉冷水唐催承元者因官治一死囚出活之囚後數年以病目致死一旦催為內障所苦喪明逾年後半夜數息獨坐忽聞措率之聲崔問為誰徐曰是昔蒙活囚今欲報恩致此遂以此方告

遂以此方告言訖而沒崔依此合服下

復明本方

精神丹

許叔微家一

中持一物

下

寒嗽

晉之姪事觀音甚謹適苦嗽踰月夜夢老僧呼謂之曰汝嗽只是感寒吾有方授汝但用生薑一物切作薄片焙乾為末糯米糊元芥子大空心米飲下三十元覺如其言數服而愈癸志

丁公藤愈風

南史解叔謙鴈門人母有疾夜於庭中稽顙祈告聞空中云得丁公藤治即差訪醫及本草皆無至宜都山中見一翁伐木云是丁公藤療風

乃拜泣求得之及漬酒法受畢失翁所在母疾
遂愈草本

稀莨元

江陵府節度使進稀莨元方臣有弟訐年三十
一中風床枕五年百醫不差有道人鍾針者因
覩此患可餌稀莨元必愈其藥多生沃壤五月
間收洗去土摘其葉及枝頭九蒸九曝不必太
燥但取蒸爲度杵爲末煉蜜元梧子大空心温
酒米飲下二三十元所患忽加不得憂至四十

醫說卷第三

九

服必復如故五十服當丁壯奉宣付醫院詳錄
又知益州張詠進表云臣因換龍興觀掘得一
碑內說修養氣術并藥二件依方差人訪問採
覓其草頗有異金稜紫線素根紫莖對節而生
蜀號火杓莖葉頗同蒼耳誰知至賤之中乃有
殊常之效臣自喫至百服眼目輕明即至千服
鬚髮烏黑筋力輕健效驗多端臣本州有都押
衙羅守一曾因中風墜馬失音不語臣與十服
其病立痊又和尚智嚴年七十患偏風口眼喎

斜時時吐涎臣與七服亦便瘥今合一百劑差
職貢史元奏進上同

一服飲

福唐梁緄心脾疼痛數年之間不能得愈服藥
無效或教供奉穢跡神且持誦呪語久之夢中
告曰與汝良藥名為一服飲可取高良薑香附
子等分如本條修製細末二錢匕溫陳米飲下
空心服為佳不煩再服已而果驗後嘗以濟人
皆效類編 百一選方云二味須
各炒熟使合和同炒即不效

兼以此參決死生之分

二千金方

動脈

十二經皆有動脈獨取寸口以決五臟六腑死

生吉凶之法寸口者脉之大會手太陰之動脉也人一呼脉行三寸一吸脉行三寸呼吸定息脉行六寸人一日一夜凡一萬三千五百息脉行五十度周於身漏水下百刻榮衛行陰陽各二十五度爲一周也故五十度復會於手太陰太陰者寸口也即五臟六腑之終始

千金方

脉形氣逆順

孫尚藥曰凡診脉先視人之長短肥瘦形氣相得者不病形氣不相得者病形氣損者危形氣

醫說卷第三

二

反者死形氣既反脉又加之懸絕者形氣俱病見者立死故人長脉亦長人短脉亦短人肥脉亦厚人瘦脉亦急此形氣之相得也然人賴五行以生而常爲八邪所攻若非次有誤中他邪得病亦易爲治療謂形氣相得也形氣不相得而反者謂人長脉短之類若得病必難拯治此是人之氣候無病者不义當病病者危危者死矣切須畏忌搏節和氣養神勿更恣意不慎轉耗天真深思

雞峯方

四時之脉

凡脉順四時者謂春弦夏洪秋毛冬石中有和氣軟滑而長乃是不病之人得病即易爲治療蓋從和氣而生也用法萬全如氣反脉逆形氣相失名曰不可治是形盛氣虛形虛氣盛故不可治也凡人形氣俱虛安穀者過期而死不安穀者不過期而死安穀謂飲食且進期是八節之氣候也

雞峯方

肥瘦虛實

醫說卷第三

十二

診脉治病必先度人之肥瘦以調氣之虛實虛則補之實則泄之若形瘦脉大胃中多氣者必死是形氣俱不足而脉反有餘故死也故人形盛脉細少氣不足者危危者近於死也猶有可治之理以氣不足而形盛故也其形氣相得者生是人形氣肥瘦長短氣候相得故生也參五不調者病謂脉氣交亂而不調故病也上下寸關尺三部脉如參樁者病甚也三部脉左右手十至不可數者死是一呼一吸脉來往十至已

上無生氣也故死矣

雞峯方

形氣相得相反

大凡診脉先定四時之脉便取太過不及虛實冷熱寒溫至數損益陰陽衰盛五行生剋臟腑所屬看之以爲大法然後取其人形神長短肥瘦氣候虛實盛衰性氣高下布衣血食老幼強弱但順形神四時五氣氣候無過者生之本其形氣與五行者危病若過盛而形氣反逆脉有懸絕者死不治矣

雞峯普濟方

善別脉

郭玉廣漢人也後漢章帝時爲侍郎爲人善別脉知人生死帝令童男衣女子之衣詐云其病使玉診脉玉曰此女誰言病據脉狀陽盛陰弱臣謂非女帝善之遷五官中郎將

龐安常脉法

察脉之要莫急於人迎寸口是二脉相應如兩引繩陰陽均則繩之大小等凡平人之脉人迎大於春夏寸口大於秋冬何謂人迎喉旁取之

內經所謂別於陽者也越人不盡取諸穴之脉
 但取手太陰之行度魚際后一寸九分以配陰
 陽之數而得關格之脉然不先求喉手引繩之
 義則昧尺寸陰陽關格之所起寸四倍於尺則
 上魚而為溢故言溢者寸倍尺極矣溢之脉一
 名關一名內格一名陰乘之脉曰外關者自關
 以上外脉也陰拒陽而出故曰外格陰生於寸
 動於尺今自關以上溢於魚際而關以后脉伏
 行是為陰壯乘陽而陽竭陽竭則死脉有是者

醫說卷第三

十四

死矣此所謂寸口四倍於人迎為關陰之脉者
 也關以后脉當一寸而沈過者謂尺中倍於寸
 口至三倍則入尺而為覆故言覆者尺倍寸極
 矣覆之脉一名曰內關一名曰外格一名曰乘
 陽之脉內關者關以下內脉也外格者陽拒陰
 而內入也陽生於尺動於寸今自關以下覆入
 尺澤而關以前脉伏行則為陽亢乘陰而陰竭
 亦死脉有是者死矣此所謂人迎四倍於寸口
 為格陽之脉也經曰人迎與寸口皆盛過四倍

則爲關格關格之脉羸不能極天地之精氣而
死所謂關格者覆溢是也雖然獨覆獨溢則補
瀉以生之尺部一盛瀉足少陽補足厥陰二盛
瀉足太陰補足少陰三盛瀉足陽明補足太陰
皆二瀉而一補之四盛則三陽極導之以針當
盡取少陽太陰陽明之穴脉靜者取三陽於足
脉數者取於手瀉陽二當補於陰一至寸而反
之脉有九候者寓浮中沉於寸關尺也且越人
不取十二經穴者直以二經配合於手太陰行

度自尺至寸一寸九分之位復分三部部中有
浮中沉以配天地人也又曰中風木傷寒金溫
水熱火溫病起於濕濕則土病土病而諸臟受
害其本生於金木水火四臟之變也陽浮陰濡
爲風溫陽數陰實爲溫毒陽濡陰急爲濕溫陰
陽俱盛爲溫瘧其治之也風濕取足厥陰木手
少陰火溫毒專取少陽火傷寒取手太陰經手
少陰火濕溫取足少陰水鄉人皆爲我能與傷
寒語我察傷寒與四溫變辯其疑似而不可亂

也故定陰陽於喉手配覆溢於尺寸寓九候於浮沉分四溫於傷寒此皆扁鵲略開其端而余參以內經諸書考究而得其說審而用之順而治之病不得逃焉

張右史集

太素之妙

予伯祖張諱

寧宗廟諱

字子充歛人也家舊以財雄

鄉里族人以醫名者因留意焉長聞蘄水道人龐君安常以醫聞淮甸徑從之游一日丐者扣門自言為風寒所苦龐君令以藥濟之丐者

醫言卷第三

十六

問當用何湯使龐君見其手執敗扇指以此煎湯調所服之藥公初不省其意乃曰豈非本草所謂敗扇能出汗者乎龐曰然公辭歸嘆曰龐君用藥則善矣聞川有王朴先生者其察脉非特知人之病而太素之妙能測人之死生禍福見於未著之前服膺幾年盡得其妙乃辭而歸先是宣之南陵有富者惟一子而家累萬計適中寒疾以為不可救則氣息僅存以為可療則邈不知人召公治之公笑曰正有此藥然此病

後三日當蘇蘇必欲飲水則以此藥與之服畢當酣寢切勿驚動醒則汗解而安矣富者如其言其子之疾果愈南陵宰其妻亦苦寒疾醫者環視無所措手公探囊中得藥服之疾起矣如其言而亦安祈門宰陳君孺聞公之名召之是時縣學士子餘三十人聞公太素之妙丞相汪公廷俊預學職陳請遍拯生真公拯至丞相則曰南人得北脉後官當相國然登第後必自北方起時丞相欲往京師家貧公力贊其行至京

師邈未有遇因言于公曰恐誤所許之術公曰安之當達矣未踰年果登第授北京大名簿徊環北京而梁公子美辟之遷至太中大夫後至宣政末力贊太上皇入繼大寶而正位槐鼎皆自北方起也丞相范公堯夫當徽廟即位之初朝廷以其舊德元勳將虛左召之而丞相嬰疾召公診視問曰某此去壽幾何公曰丞相脉不出半年丞相曰使其得至京師皆先生力也公曰如此則可丞相遂同公朝京師朝廷方欲

大用范公力辭授以醴泉觀使奏公以假承務郎丞相後果以不起聞矣公出京至宋尚書蹇公序辰知應天府召公察脉公曰尚書無官脉旦夕必有失俄被旨放歸田里未踰半年復召公察脉問曰某復如何公曰今日之脉與前不同當得郡矣不踰時而知杭州蔡元度樞密吳國夫人王荆公女也有疾召公而愈嘆曰天下醫工未有妙如張承務者黃君謨誥授淮西提刑過當塗遇之公察脉而言曰大夫食祿不在

淮西相次還朝矣然非今日宰相所謂宰相者猶未起起則有召命不滿歲當三遷又曰大夫不病而細君病良可憂九月矣後朝廷召蔡公京用之而黃君階此而進一歲之內皆如公言作序送公曰余自崇寧年中授淮西提刑待次南歸過當塗遇故人張子充爲予切脉而言曰大夫食祿不在淮西相次還朝矣然非今日宰相所謂宰相者猶未起起則有召命不滿歲當三遷又曰大夫不病而細君病良可憂九月今

丞相蔡公當國被旨除戶部郎中八月遷吏部
九月長壽縣君劉氏卒十二月遷左司此數者
與子充之言若合符節夫察人之脉知其病不
病可治不可治故有之矣察夫之脉而知婦死
生者間或有之至於察庶官之脉而知當朝宰
相之出入未之見也自非術數窮天地智識窺
造化其孰能與於此哉三年六月爲之賦詩因
序其略黃山樓掛斗牛星三十六峯森翠屏温
泉一派渭東溟下有丹砂連赤城軒轅黃帝招
廣成採山飲水學長生夜半常談內外經飄風
驟雨迅雷霆獨騎龍去遊天庭至今山水默通
靈張君盡得其精英温潤如玉清如冰放指測
人無遁形三尺九蟲潛震驚富貴貧賤及死生
自量多少提重輕無嫌黑白太分明片言隻字
皆至誠當時將相及公卿邀至在門倒屣迎其
言東嫚色驕矜馬須欲往人不行惠然訪我來
崑崙且謂連珠脉已形口不可傳心可銘一飲
三斗如建瓴老夫先醉君獨醒短歌不足爲先

聲尚有史官書姓名及姑熟李公

端叔之儀

青山郭

公功甫

正祥

尚書黃公道夫太尉薛公

明肇

皆與之

遊先是功甫有子得異疾四肢如削人視其氣息僅存以命在須臾召公診之公曰無足憂翌日功甫飯公公曰所召何人功甫即言所召者惟吾子充一人而已公曰可增一客及期問公何人可預此席公以郭之病子對功甫曰兒如此豈能陪燕豆公未應間力請其子同席遽授一藥酒未再進疾大作涎沫皆出公令視之必

有物在其間果得一魚骨隨出舊疾因頓愈有

詩送公云君不見左真人韓伯休聞名不可見今迺逢張侯張侯生新安聲名滿皇州探蹟陰陽關壽命推短脩何代無異人志妙安可求靈丹輒起死固匪醫之流衣冠乃儒者眉宇僊氣浮願言分一粒洗我千歲憂高飛出塵寰相追汗漫遊而黃公道夫序之則曰張君字子充得脉于異人來遊京師能以疾證占休咎告于省府之官累累皆中或怪其異疑用它術寓言在

脉子曰不然萬物墮五行數中五行之在五臟
死生禍福之變動于脉見于面聞于聲乃其深
切著明者也又何疑之哉其術方行于京師偶
以憂還江上略書其事以告東南好事者與之
共信焉元符己卯正月二十二日滄山黃裳書
及紹興間待制曾公開守徽日視事之始因召
先祖揮字子發醫乃問曾出外方否對以蚤歲
從先兄子充往建康公再三嘆曰子充之術非
常術也不知其爲此邦人詢待制公迺薛公子

卷之三

十一

澄

翳爾當公在都下時鄉邦前輩在國學者無不
扣之而殿院胡公汝明求診公曰公當登第然
心脉未圓俟圓則成矣後往見之許其不出此
舉遂中壬辰年之第先是士夫聞公名者皆踵
至沓來惟恐其後有授全齊貳車者方其未有
所授公診脉謂之曰公脉止有七日及五日有
全齊貳車之除乃曰張某妄人耳言我脉止有
七日今五日乃有此除深怒之及七日晨起盥
漱遽仆于地子弟視之已不可救亟召公而告

其疾公曰鯁遊脉見前以言之不可療矣其子後作文擬扁鵲過齊見齊桓之事推美公之先見如此公歸鄉時承議董正封爲徽守召診其脉公曰承議今歲必當蔭子董以爲官旣未該奏補亦非郊祀之年族人中亦未有可以奏官及之者疑之適宛陵幕僚泚檄至徽亦云子充之言不獨許承議亦許宛陵守矣恐不足信未踰年而徽廟登極凡守土之臣並得捧表恩澤先祖隨侍至建康一日有一婦人扣門求藥

伯祖偶不在舍先祖爲診之旣歸則稟伯祖以婦人六脉所受之患并所與之藥伯祖云如吾弟所與藥病當退矣此婦人據其脉氣當養居三年左乳下必有黑誌或再來當問之適及三日而婦人果再扣門先祖問其所以果如伯祖之言及紹興丙寅資政何公鑄謫居新安先祖累蒙資政招醫後何公有序送之云余自弱冠遊學金陵已聞張子充以醫名江東士大夫多神其術以謂其察脉非特知人之疾至於貴賤

禍福期以歲月旬日若神余嘗異之而恨未識
其人也後三十年余謫居新安識其弟揮方知
子充爲此邦人且聞其事甚詳揮嘗親授指教
於子充故其議論有據切脉精審今爲此邦醫
師之冠余居徽三年多賴其診治故特書之因
以見子充之術果不凡其傳於後者猶如此也
惜乎公名盛於崇寧大觀時而享年止四十有
九卒於南昌是日也晨起見郡將云某之大事
在今日午時後事必當累公郡將曰不至此否

此記未第

二二

法

公曰吾診脉血已入心矣使人俟之果如期而

卒

張季明自記其伯祖子充事

魚遊鰕戲

太常博士楊日宣病寒郝允診曰君脉首震而
尾息尾震而首息在法爲魚遊鰕戲不可治不

數日死

邵氏見聞錄

傷寒

百病之本

真誥有言曰常不能慎事上者自致百病之本

而怨咎於神靈乎當風卧濕反責它人於失覆
皆癡人也夫慎事上者謂舉動之事必當慎思
若飲食恣情陰陽不節最爲百病之本致使虛
損內起風濕外侵所以共成其害如此者豈得
關於神明乎惟當勤於藥術療理爾

察病先識其源

欲療病先察其源先候其病機五臟未虛六腑
未竭血脉未亂精神未散服藥必活若病已成
可得半愈病勢已過命將難全

病之所由

夫病之所由來雖多端而皆關於邪邪者不正
之因謂非人身之常理風寒暑濕飢飽勞逸皆
各是邪非獨鬼氣疫癘者矣人生氣中如魚在
水水濁則魚瘦氣昏則人病邪氣之傷人最爲
深重經絡既受此氣傳入臟腑臟腑隨其虛實
冷熱結以成病病又相生故流遍遂廣精神者
本宅身以爲用身既受邪精神亦亂神既亂矣
則鬼靈斯入鬼力漸強神守稍弱豈得不致於

死乎古人譬之植楊斯理當矣但病亦別有先
從鬼神來者則宜以祈禱祛之雖曰可祛猶因
藥療致益昔李子豫有赤丸之例是也其藥療
無益者是則不可祛晉景公膏肓之例是也大
都鬼神之害則多端疾病之源惟一種蓋有輕
重者爾

三說
本草

六經傷寒用藥格法

夫傷寒始自太陽逆傳陽明至于厥陰而止六
經既別治法不同太陽屬膀胱非發汗則不愈

此說本舊一

二十五

注

必用麻黃者以麻黃生于中牟雪積五尺有麻
黃處雪則不聚蓋此藥能通內陽氣却外寒也
陽明屬胃非通泄則不愈必用大黃芒消以利
之少陽屬膽無出入道柴胡與半夏能利能汗
佐以子芩非此不解太陰屬脾中州土也性惡
寒濕非乾薑白朮不能溫燥少陰屬腎性畏寒
燥非附子必不能溫厥陰屬肝藏血養筋非溫
平之藥不能潤養此經常之道也後學不知倫
類妄意進餌遂致錯亂諸證蜂起夭傷人命可

不究辯且三陽病汗下和解人必知之至太陰脾經溫燥不行亦當溫利自陽明出如溫脾元用大黃者是也少陰腎經雖用附子復使麻黃則知少陰亦自太陽出厥陰用桂自少陽出明矣及其二陽鬱閉皆當自陽明出故三陰皆有下證如少陰口燥咽乾下利清水太陰腹滿時痛厥陰舌捲腎縮皆當下之學者宜審詳不可率易投也

傷寒有五

傷寒有五有中風有傷寒有濕溫有熱病有溫病自霜降至春分傷風冷即病者謂之傷寒冬受寒氣春又中風而病者謂之溫病至夏發者名熱病病而多汗者謂之濕溫其傷八節虛邪者謂之中風

陽證傷寒

程元章婺源游汀人與妻皆嗜食鼈婢梅香主魚飪每滋味不適口必撻之嘗得一大者長尺方操刀欲屠覩其伸縮顫悸為之不忍指而與

言我尋常烹製少失必遭杖責罰今放汝不殺亦不過痛打一頓遂解縛置於舍後汗池中池廣二丈水亦未嘗竭程夫婦以鼈肥大且滿意飫餐既失之怒甚杖婢數十經二年婢患熱疾發狂奔躁不納粥飲體熱昏憤蓋陽證也家人知不可療昇入池上茅亭以待絕命明日天未曉聞有扣宅後門扉者謂爲鬼物叱去之乃言我是梅香病已無事乞令歸家啓關信然問其故對曰半夜後髮鬢見一黑物將濕泥草徧覆

我身上環繞三四十匝便覺心下開豁四肢清涼全無所苦始知獨在亭子內程氏未以爲然迨暮復使往做昨夕偃卧而密伺察之見巨鼈自池出嚼水藻浮萍遮覆其體程不省所以婢詳道本末云鼈比昔日其大加倍視尾後穿竅尚存於是涸池取得之送諸深溪程追悼前過不復食此鄉人聞者相傳以爲戒邑醫虞和仲時到彼親見其事爲烘作霖夢弼言熱證之極猝未可解者汲新井水浸衣裳互熨之爲妙不

謂水族細微亦能如此蓋陰德所招云

編類

竹葉石膏湯

袁州天慶觀主首王自正病傷寒旬餘四肢乍冷乍熱頭重氣塞唇寒面青累日不能食勢已甚殆表唯一醫徐生能調治此疾診之曰脉極虛是爲陰證必服桂枝湯乃可觀字去城三里徐居在城內留藥而歸未及煮若有語之曰何故不服竹葉石膏湯王回顧不見寮中但有一老道士適入市只小童子在呼問之曰恰何人

醫說卷第三

二十八

到此曰無人自正惑焉急遣邀徐醫還正告之教我服此如何徐曰寒燠如冰炭君之疾狀已危果餌前藥立見委頓它日殺人之謗非吾所能任也自爲煮桂枝湯一椀曰姑飲之正使不對病猶未至傷生萬一發躁狂眩旋用師所言未爲晚方酬荅次復聞耳傍人云何故不肯服竹葉石膏湯自正益悚俟徐去即買見成藥兩貼付童使煎又聞所告如初於是斷然曰神明三告我殆是賜以更生安得不敬聽即盡其半

先時頭不能舉若戴物于斤脩爾輕清唇亦漸
暖咽膈通暢無所礙悉服之少頃汗出如洗徑
就睡及平旦脫然如常時自正為人謹飭常茹
素與人齋醮盡誠故為神所佑如此庚志

聖散子之功

聖散子主疾功效非一去年春杭州民病得此
藥全活者不可勝數所用中下品藥略計每千
錢即得千服所濟已及千人昔薄拘羅尊者以
一訶梨勒施一病比丘故獲報身身常無衆疾

柴胡呔咀

朱肱吳興人尤深於傷寒在南陽太守盛次仲
疾作召肱視之曰小柴胡湯證也請併進三服
至晚乃覺滿又視之問所服藥安在取視乃小
柴胡散也肱曰古人製呔咀剉如麻豆大煑清
汁飲之名曰湯所以入經絡攻病取快今乃為
散滯在膈上所以胃滿而病自如也因旋製自
煑以進兩服遂安夷堅志

寒厥

劉錫鎮襄陽日寵妾病傷寒暴亡衆醫云脉絕不可治或言市上賣藥許道人有奇術可用召之曰是寒厥爾不死也乃請健卒三十人速掘地作坑熾炭數百斤雜薪燒之俟極熱施薦覆坑昇病人卧其上蓋以氈蓐少頃氣騰上如蒸炊遍體流汗衣被透濕已而頓蘇始取藥數種調治即日愈

同上

風濕不可汗下

論風濕不可汗下春夏之交人病如傷寒其人汗自出肢體重痛轉仄難小便不利此名風濕非傷寒也陰雨之後卑濕或引飲過多多有此證但多服五苓散小便通利濕去則愈切忌轉瀉發汗小悞必不可救初虞世云醫者不識作傷風治之發汗死下之死己未年京師大疫正爲此予自得其說救人甚多壬辰年予守官洪州一同官妻有此證因勸其速服五苓散不信醫投發汗藥一夕而斃不可不謹也大抵五苓散能飲水去濕耳胃中有停飲及小兒吐覘欲

作癩服五苓散最效初君之說詳矣予因廣此

說以信諸人

信效方

取汗不可先期

南史記范雲初爲陳武帝屬官武帝有九錫之命在旦夕矣雲忽感傷寒之疾恐不得預慶事召徐文伯診視以實懇之曰可便得愈乎文伯曰便差甚易政恐二年後不復起耳雲曰朝聞道夕死猶可况二年乎文伯以火燒地布桃葉設席置雲於上頃刻汗解裹以溫粉翌日愈雲

世說新語卷三

三

甚喜文伯曰不足喜也後二年果卒夫取汗先期尚促壽限况不顧表裏不待時日便欲速效乎每見病者不耐未三四日晝夜促汗醫者隨情順意鮮不敗事故予書此爲醫者之戒

本方

傷寒舌出

臨安民有因病傷寒而舌出過寸無能治者但以筆管通粥飲入口每日坐于門一道人見之咨嗟曰吾能療此頃刻間爾柰藥不可得何家人聞而請曰苟有錢可得當竭力訪之不肯告

而去明日又言之至于旬時會中貴人罷直歸
下馬觀病者道人適至其言如初中貴問所須
乃梅花片腦也笑曰此不難置即遣僕馳取以
付之道人屑為末摻舌上隨手而縮凡用五錢
病立愈

丁志

四時癘疾

周禮天官下曰疾醫長養萬民之疾病四時皆
有癘疾春時有疔首疾頭痛夏時有瘁疥疾秋時
有瘧寒疾冬時有嗽上氣疾

辯沙病

沙病江南舊無今東西皆有之原其證醫家不
載大凡才覺寒慄似傷寒而狀似瘧但覺頭痛
渾身壯熱手足厥冷鄉落多用艾灸以得砂為
良有因灸膿血迸流移時而死者誠可憐也有
雍承節印行此方云初得病以飲艾湯試吐即
是其證急以五月蠶退紙一片碎剪安枕中以
楮蓋密以湯泡半椀許仍以紙封楮縫勿令透
氣良久乘熱飲之就卧以厚衣被蓋之令汗透

便愈如此豈不勝如火艾枉殘害人命敬之信
之葉氏錄
驗方

暑氣所中

今歲熱甚聞道路城市昏仆而死者此皆虛人
勞人或飢飽失節或素有疾一為暑氣所中不
得泄即關竅皆窒非暑氣使然氣閉塞而死也
古方治暑無它但用辛甘發散疏導心氣與水
流行則無害矣崇寧乙酉歲余為書局時一養
馬僕馳馬出局下忽仆地絕急以五苓大順散

灌之皆不驗已踰時同舍王相使取大蒜一握
道上熱土雜研爛以新水和之濾去滓決其齒
灌之少頃即蘇至暮此僕為余復御而歸乃知
藥病相對有如此者此方本徐州沛市縣門忽
有板書釘其上或傳神僊欲以救人者沈存中
王聖美皆著其說而余親驗之乃使書百本散
遠近庶幾有救其急者也

石林老人
避暑錄

傷寒後睡不着

人病傷寒陽證或患熱疾服涼藥而得愈飲食

未充夜間輒睡不着是膽冷也若脉細身涼隨其虛實下金液丹一服大冷者下百粒及五六粒不甚冷者三二十粒即睡着當以脉證為準也脉細微大便不甚實小便清面色青白舌下不紅面帶青色皆冷證也

醫餘

傷寒差後之戒

傷寒病初差不可過飽及勞動或食羊肉行房事與食諸骨汁并飲酒病方愈脾胃尚弱食過飽不能消化病即再來謂之食復病方愈氣血尚虛勞太早病即再來謂之勞復又傷寒食羊肉行房事並死食諸骨汁飲酒者再病龐安常云飲酒者亦死

用藥不同

夫傷寒中風濕溫熱病瘧暍時疫雖同陰陽之法須別作治療若與傷寒同治必至危損經言脉有陰陽之法何也凡脉浮大洪數動滑此名陽脉也沉細澁弱弦微此名陰脉也陰病見陽脉者生陽病見陰脉者死審而察之

諸風

風者百病之始

風者百病之始也。清靜則肉腠閉拒，雖有苛毒弗能害。故病久則傳化，上下不并，良醫弗爲。

中風用藥

凡中風用續命排風風引竹瀝諸湯及精神丹茵芋酒之類，更加以艾無不愈者。然此疾積習之久，非一日所能致，皆大劑久而取效。唐書載王太后中風，喑默不語，醫者蒸黃耆數斛以薰。

岐黃本草卷三

三十五

北

之得差，蓋此類也。今人服三五盞便求效，責醫也亦速矣。孟子曰：七年之病，三年之艾，久而後

知爾

本事方

中風

凡人中風，脉無不大者，非熱也。是風脉也。中風有冷熱，陽病則熱，陰病則冷。冷則用溫風藥，熱則用涼風藥，不可一槩用也。凡中風皆不可吐。出涎人骨節中皆有涎，所以轉動滑利。中風則涎上潮，咽喉中袞響，以藥壓下涎，再歸骨節可。

也不可吐出若吐出涎時間快意非久枯了人
手足不可不戒也小兒驚風亦不可吐出涎其
患與大人同方其發搐搦時不可捉住手足則
涎不歸手足當不隨但寬鬆抱之可也醫餘

辯諸風證

頭風多饒白屑毒風面上生瘡刺風狀如針刺
腰痛如錐癢風急倒作聲發搐急慢頑風不認
痛痒癩風頸生斑剝暗風頭旋眼黑不辯東西
瘡風面生赤點肝風鼻悶眼瞶兩臉赤爛偏風

風

三十六

字

口眼喎邪節風肢節斷續指甲斷落脾風心多
嘔逆酒風行步不前肺風鼻塞項疼膽風令人
不睡氣風肉自蟲行腎風耳內蟬聲陰間濕痒
寒濕脚氣癱風半身不遂癱風手足拳攣胃風
不伏水土虛風風寒濕痺腸風脫肛瀉血腦風
頭旋偏痛賊風發聲不響產風四肢疼痛骨風
膝腫如槌膝風腿寒骨痛心風健忘多驚盛風
語言蹇澁髓風臂膊酸疼臟風夜多盜汗血風
陰囊濕痒烏風頭面腫塊皮風紫白癩癬肌風

遍身燥痒體風身生腫毒閉風大便燥澁軟風
四肢不舉綠風瞳人開大青風吐極青盲虎風
發吼羊叫大風成片爛瘡

諸風

劉子儀曰經有急風候又有卒中風候又有風
癘候夫急風與卒中理固無二指風而言則謂
之急風指病而言則謂之卒中其風癘蓋出於
急風之候也何者經云奄然忽不知人咽中塞
窒然舌強不能言如此則是中急風而生其候
也發汗身軟者生汗不出身直者死若痰涎壅
盛者當吐之視其鼻人中左右上白者可治一
黑一赤吐沫者死

風痲

風痲者身無痛也病在臟四肢不收智不亂一
旦臂不隨者風痲也能言微有知則可治不能
言者不可治足如履霜肘如入湯股脛淫鑠眩
悶頭痛時嘔短氣汗出久則悲喜不常三年死
凡欲治此病依先後次第不得妄投湯藥以失

機宜非但殺人因茲遂為痼疾當先服竹瀝飲

子難萃普濟方

風瘧

經有風瘧候又有風角弓反張候瘧者身體強直口噤如發痼狀角弓反張者腰背反折不能俯仰二者皆曰風邪傷於陽之經而然也治法

一同同上

腰腿

經稱腰腿風者為四肢不收身體疼痛肌肉虛

此言花大第三

三十八

滿是也以風邪侵於肌肉之間流於血脉之內既云肌肉虛滿即風邪入腎之經絡而然也水氣論曰諸腫俱屬於腎是也治法當兼理腎為得一云不治變為水氣同上

風眩

夫風眩之病起於心氣不足胃中蓄熱實故有高風面熱之所為也痰熱相感而動風風心相亂則悶瞽故謂之風眩悶瞽大人曰癩小兒則為癩一說頭風目眩者由血氣虛風邪入腦而

牽引目系故也五臟六腑之精氣皆上注於目血氣與脉并上爲目系屬於腦後出於項中血脉若虛則爲風邪所傷入腦則轉而目系急故成眩也診其脉洪大而長者風眩也凡人病發宜急與續命湯困急時但度灸穴便宜針之無不差者初得針了便灸最良

上同

風痺

夫痺者爲風寒濕三氣共合而成痺也其狀肌肉頑厚或則疼痛此由人體虛腠理開則受於

人作說卷之二

三九

風邪也其邪先中經絡後入於五臟其以春遇痺者爲筋痺筋痺不已又遇邪者則移入於肝也肝痺之狀夜卧則驚飲食多小便數夏遇痺者爲脉痺血脉不流令人萎黃脉痺不已又遇邪者則移入於心心痺之狀心下鼓氣卒然逆喘不通咽乾喜噫仲夏遇痺爲肌痺肌痺不已後遇邪者則入於脾脾痺之狀四肢懈墮發咳嘔吐秋遇痺者爲皮痺則皮膚都無所覺皮痺不已則入於肺肺痺之狀氣奔喘痛冬遇痺者

為骨痺骨重不可舉不遂而痛骨痺不已又遇邪者則移入於腎腎痺之狀喜脹診其脉大澁者為痺脉來急者為痺脉澁而緊者為痺同上

偏枯

經有偏風候又有半身不遂候又有風偏枯候此三者大要同而古人別為之篇目蓋指風則謂之偏風指疾則謂之半身不遂其肌肉偏小者呼為偏枯皆由脾胃虛弱所致也夫脾胃為水穀之海水穀之精化為血氣潤養身體今脾胃

脾胃虛弱

胃

脾

胃虛弱則水穀之精養有所不周血氣偏虛為邪所中故半身不遂或至肌肉枯小爾治法兼

治脾胃皆難

小中不須深治

風淫末疾謂四肢凡人中風悉歸手足故也而疾勢有輕重故病輕者俗名小中一老醫常論小中不須深治但服溫平湯劑正氣逐濕痺使毒流一邊餘苦不作隨性將養雖未能為全人然尚可苟延歲月若力攻之縱有平復者往往

恬不知戒病一再來則難以支吾矣譬如捕寇
拘于一室則不使之逸越自亡它慮或逐之再
至則其禍當劇於前矣此語甚有理而予見世
之病者大體皆如是但常人之情以幻質爲己
有豈有得疾爲廢人而不力治者此未易以筆

舌喻也

泊宅編

邪風

邪風之至疾如風雨善治者治皮毛次治肌膚
次治筋脉次治六腑次治五臟治五臟者半死

半生也

風厥

汗出而身熱者風也汗出而煩滿不解者厥也

睡防風吹

睡中風吹手足或酸或疼或腫用鹽炒熱帕裹
熨之微有汗出即愈仍用木附湯加羌活煎服

錄 瑣碎

白癩病

昔有一僧得病狀如白癩卒不成瘡但每日取

白皮一升許如蛇蛻醫者謂多啖灸燔所致與局方解毒雄黃元三四服而愈

長松治大風

釋普明齊州人久止靈巖晚進五臺得風疾眉髮俱墮百骸腐潰哀號苦楚人不忍聞忽有異人教服長松明不知識復告之云長松生古松下取根餌之皮色如薺老長三五寸味微苦類人參清香可愛無毒服之益人兼解諸蟲毒明採服不旬日毛髮俱生顏貌如故今并代間士

北山志卷之五

四十二

水

人多以長松雜甘草乾山藥爲湯煎服甚佳然本草及諸方書皆不載獨釋慧祥作清涼傳始

序之

澠水燕談

瘵風癩絕不同

瘵病骨先絕風病筋先絕癩病肉先絕

瑣碎錄

食川山甲動舊風疾

余嘗行衡州道中遇醴陵尉自衛陽方回以病歸問其得疾之由曰某食猪肉入山旣深無肉可以食偶從者食川山甲肉因嘗數鬻舊有風

疾至是復作今左手足廢矣因以篋中風藥遺之後半月聞其人痼疾頓愈及至永州觀圖經曰穿山甲不可殺於隄岸血一入土則隄岸不可復塞蓋能透地脉也如此尉因誤食致病而旬日痼疾盡愈亦可怪也今人用以通婦人脉甚驗

菴草治風

杜甫詩有除菴草詩一篇今蜀中謂之毛菴毛芒可畏觸人如蜂螫然治風疹擇最先者以此草點之一身皆失葉背紫者入藥

蚺蛇治風

泉州有客盧元欽染大風唯鼻根未倒屬五月五日官取蚺蛇膽欲進或言肉可治風遂取一截蛇肉食之三五日頓漸可百日平復

蛇墜酒罌治風

商州有人患大風家人惡之山中爲起茅舍有烏蛇墜酒罌中病人不知飲酒漸差罌底見蛇骨方知其由也

朝野僉記同上

桑枝愈臂痛

桑枝一小升細切炒香以水三大升煎取二升一日服盡無時圖經云桑枝平不冷不熱可以常服療體中風痺乾燥脚氣風氣四肢拘攣上氣眼暈肺氣嗽消食利小便久服輕身聰明耳目令人光澤兼療口乾僂經云一切僂藥不得桑枝煎不服出抱朴子政和間子嘗病兩臂痛服諸藥不效依此作數劑臂痛尋愈

本事方

透冰丹愈耳痒

族人友夔壯歲時苦兩耳痒日一作遇其甚時殆不可耐擊刮挑剔無所不至而所患自若也常以堅竹三寸許截之折為五六片細削如洗帚狀極力撞入耳中皮破血出或多至一蜆殼而後止明日復然失血既多為之困悴適有河北醫士周敏道到鄉里因往謁之周曰此腎臟風虛致浮毒上攻未易以常法治也宜買透冰丹服之勿飲酒啖濕麵蔬菜雞豬之屬能盡一月為佳夔用其戒數日痒止而食忌不能久既

而復作乃著意痛斷迨於累旬耳不復痺

類編

臂細無力不任重

此乃肝腎氣風邪客滯於榮衛之間使氣血不能周養四肢故有此證肝主項背與臂膊腎主腰膝與脚膝其二臟若偏虛則隨其所主而生病焉今此證乃肝氣偏虛宜專補肝補腎

雞峯方

風眩

賈黃中爲禮部侍郎兼起居監察中風眩卒

太宗悼惜之切責諸醫大搜在城醫工凡通神

四十五

農本草黃帝難經素問及善針灸藥餌者校其能否以補翰林醫學及醫官院祇候

風痺

齊王太后病召臣意入診脉曰風痺客胛難於大小溲溺赤臣意飲以火齊湯一飲即前後溲再飲病已溺如故病得之流汗涑涑者去衣而汗晞也所以知齊王太后病者臣意診其脉切其太陰之口溼然風氣也脉法曰沈之而大堅浮之而大緊者病主在腎腎切之而相反也脉

大而躁大者膀胱氣也躁者中有熱而溺赤史記

淳于意傳

風蹶

濟北王病召臣意診其脉曰風蹶胃滿即為藥酒盡三石病已得之汗出伏地所以知濟北王病者臣意切其脉時風氣也心脉濁病法過入其陽陽氣盡而陰氣入陰氣入張則寒氣上而熱氣下故胃滿汗出伏地者切其脉氣陰陰氣者病必入中出及灑水也灑士咸切

痺

齊王故為陽虛侯時病甚眾醫皆以為蹶臣意診脉以為痺根在右脇下大如覆杯令人喘逆氣不能食臣意即以火齊粥且飲六日氣下即令更服丸藥出入六日病已病得之內診之時不能識其經解大識其病所在同上

苦沓風

臣意嘗診安陽武都里成開方開方自言以為不病臣意謂之病苦沓風三歲四肢不能自用

使人瘖瘖即死今聞其四肢不能用瘖而未死也病得之數飲酒以見大風氣所以知成開方病者診之其脉法奇咳言曰臟氣相反者死切之得腎反肺法曰三歲死也

史記同上

癱瘓

世傳左為癱右為瘓此說尤非何者經既有偏中半身不遂之候即癱瘓之候當以左右俱中者名之又說以春夏得之難治秋冬得之易療春夏者陽氣上騰火力方盛風火相得而王故

難治也

四十七

宋

難治也秋冬者陽氣降下漸微即易療也此說亦未可必惟其中之淺深為難易爾治法兼理肝腎為得蓋肝主筋腎主骨風中肝腎則筋骨癱瘓也

難舉方

迴風

陽虛侯相趙章病召臣意眾醫皆以為寒中臣意診其脉曰迴風

音洞言徹入四肢

迴風者飲食下嗝

音益謂喉下也

而輒出不留法曰五日死而後十日乃

死病得之酒所以知趙章之病者臣意切其脉

脉來滑是内風氣也。飲食下噎而輒出不留者，法五日死，皆為前分界法。後十日乃死，所以過期者，其人嗜粥，故中臟實。中臟實，故過期。師言曰：安穀者過期，不安穀者不過期。出史記

又

齊淳于司馬病，臣意切其脉，告曰：當病迴風迴之狀，飲食下噎，輒後之。後曰病得之飽食而疾走，淳于司馬曰：我之王家食馬肝，飽甚，見酒來，即走去，驅疾至舍，即泄數十出。臣意告曰：為火

四十八

四十八

齊米汁飲之，七八日而當愈。時醫秦信在旁，臣意去，信謂左右閣都尉曰：意以淳于司馬病為何？曰：以為迴風可治。信即笑曰：是不知也。淳于司馬病法，當後九日死，即後九日不死，其家復召臣意。臣意往問之，盡如意診。臣即為一火齊米汁使服之，七八日病已。所以知之者，診其脉時切之，盡如法，其病順，故不死。史記同上

手足沉重狀若風者

此證其源起於脾胃虛榮衛不足，胃為水穀之

海脾氣磨而消之水穀之精化為榮衛以養四肢若起居失節飲食不時則致脾胃之氣不足既榮衛之氣潤養不周風邪乘虛而干之蓋脾胃主四肢其脈連舌本而絡於唇口故四肢與唇口俱痺語言蹇澁也治法宜多用脾胃藥少服去風藥則可安矣若久久不治則變為痿疾經所謂治痿獨取陽明是也陽明者胃之經也

雞峯方

胃

上氣常須服藥

四十九

張文仲言風有一百二十四種氣有八十一種唯脚氣頭風上氣常須服藥不絕自餘即隨其發動臨期消息之但有風氣之人春末夏初及秋暮要得通洩即不困劇所謂通洩者如麻黃牽牛郁李仁之類是也不必苦駛利藥

太平御覽

熱蹶

故濟北王阿母自言足熱而懣臣意告曰熱蹶也則刺其足心各三所按之無出血病旋已病得之飲酒大醉

史記

眉髮自落

崔言曰職隸左親騎軍一旦得疾雙眼昏咫尺
不辯人物眉髮自落鼻梁崩倒肌膚有瘡如癬
皆爲惡疾勢不可救因爲洋州駱谷子歸塞使
遇一道流自谷中出不言名姓授其方曰皂角
刺一二斤爲灰蒸火曬碾爲末食上濃煎大黃
湯調一錢七服一旬鬚髮再生肌膚悅潤眼目
倍明得此方後入山不知所之

咸應神
僊傳

醫說卷第三



